



劉向說苑卷第十

敬慎

存亡禍福其要在身聖人重誠敬慎所忽中庸曰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能慎其獨也諺曰誠
無詬思無辱夫不誠不思而以存身全國者亦難
矣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
昔成王封周公周公辭不受乃封周公子伯禽於
魯將辭去周公戒之曰去矣子其無以魯國驕士
矣我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今王之叔父也又

相天子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嘗一沐而三握髮一食而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叡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也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不謙者先天下亡其身桀紂是也可不慎乎故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毀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是以衣

成則缺衽官成則缺隅屋成則加錯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曰躋其戒之哉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則喟然而嘆子夏避席而問曰夫子何爲嘆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嘆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嘗得久也夫學者以虛受之故曰得苟接知持滿則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昔堯履天子之位猶允恭以持之虛靜以待下故百載以逾盛迄今而益章昆吾自滅而滿意窮高

而不衰故當時而虧敗迄今而愈惡是非損益之
徵與吾故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豐明
而動故能大苟大則虧矣吾戒之故曰天下之善
言不得入其耳矣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
與時消息是以聖人不敢當盛升與而遇三人則
下二人則軾調其盈虛故能長久也子夏曰善請
終身誦之

孔子觀於周廟而有欹器焉孔子問守廟者曰此
為何器對曰蓋為右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右坐之
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

子路取水而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
然嘆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
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
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
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
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唯至德者
及之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
常損有疾老子往問焉曰先生疾甚矣無遺教可
以語諸弟子者乎常損曰子雖不問吾將語子常
損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過故鄉而

下車非謂其不忘故邪常摠曰嘻是已常摠曰過
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過喬木而趨非謂敬
老邪常摠曰嘻是已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
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常摠曰子知之
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治之柔邪齒之
亡也豈非以其剛邪常摠曰嘻是已天下之事已
盡矣無以復語子哉

韓平子問於叔向曰剛與柔孰堅對曰臣年八十
矣齒再墮而舌尚存老聃有言曰天下之至柔馳
騁乎天下之至堅只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剛

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因其觀之
柔弱者生之徒也剛強者死之徒也夫生者毀而
必復死者破而愈亡吾是以知柔之堅於剛也平
子曰善哉然則子之行何從叔向曰臣亦柔耳何
以剛爲平子曰柔無乃脆乎叔向曰柔者紐而不
折廉而不缺何爲脆也天之道微者勝是以兩軍
相加而柔者克之兩仇爭利而弱者得焉易曰天
道虧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
謙人道惡滿而好謙夫懷謙不足之柔弱而四道
者助之則安往而不得其志乎平子曰善

桓公曰金剛則折革剛則裂人君剛則國家滅人臣剛則交友絕夫剛則不和不和則不可用是故四馬不和取道不長父子不和其世破亡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家人室大凶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由不剛也

老子曰得其所利必慮其所害樂其所成必顧其所敗人爲善者天報以福人爲不善者天報以禍也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戒之慎之君子不務何以備之天上知天則不失時下知地則不失財日夜慎之則無害災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爲卑而層巢其巔魚鱉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單快曰國有五寒而冰凍不與焉一曰政外二曰女厲三曰謀泄四曰不敬卿士而國家敗五曰不能治內而務外此五者一見雖祠無福除禍必得

致福則貸

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己而已天災地妖亦不能殺也昔者殷王帝辛之時爵生烏於城之隅工人占之曰凡小以生巨國家必社王名必倍帝辛喜爵之德不治國家亢暴無極外寇乃三遂亡殷國此逆天之時詭福反為禍至殷王武丁之時先王道缺刑法弛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工人占之曰桑穀者野物也野物生於朝意朝亡乎武丁恐駭側身脩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道三年之後適方

者六國此迎天時得禍反為福也故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也至治之極禍反為福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

石讎曰春秋有忽然而足以亡者國君不可以不慎也妃妾不一足以亡公族不親足以亡大臣不任足以亡國爵不用足以亡親佞近讒足以亡舉百事不時足以亡使民不節足以亡刑罰不中以亡內失衆心足以亡外媮大國足以亡夫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齊頃公是也齊頃

公桓公之子孫也地廣民衆兵強國富又得霸者之餘尊驕蹇怠傲未嘗肯出會同諸侯乃興師伐魯反敗衛師于新築輕小嫫大之行甚俄而晉魯往聘以使者戲二國怒歸求黨與助得衛及曹四國相輔期戰於鞍大敗齊師獲齊頃公斬逢丑父於是懼然大恐賴逢丑父之欺奔逃得歸弔死問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外金石絲竹之聲遠婦女之色出會與盟卑下諸侯國家內得行義聲問震乎諸侯所亡之地弗求而自爲來尊寵不武而得之可謂能詘免變化以致之故福生於隱約而禍

生於得意此得失之効也
大功之効在於用賢積道浸章浸明衰滅之過在於得意而怠浸蹇浸亡晉文公是其効也晉文公出亡脩道不休得至于饗國饗國之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強楚主會諸侯背畔天子失道出居于鄭文公於是憫中國之微任咎犯先軫陽處父畜愛百姓厲養戎士四年政治內定則舉兵而伐衛執曹伯還敗強楚威震天下明王法率諸侯而朝天子莫敢不聽天下曠然平定周室尊顯故曰大功之効在於用賢積道浸章浸明文公於是

霸功立期至意得湯武之心作而忘其衆一年三
用師且弗休息遂進而圍許兵亟弊不能服罷諸
侯而歸自此而怠政事爲狄泉之盟不親至信襄
義缺如羅不補威武詘折不信則諸侯不朝鄭遂
叛夷狄內侵衛遷于商丘故曰衰滅之過在於得
意而怠浸蹇浸亡

田子方侍魏文侯坐太子擊趨而入見賓客群臣
皆起田子方獨不起文侯有不說之色太子亦然
田子方稱曰爲子起歟無如禮何不爲子起歟無
如罪何請爲子誦楚恭正之爲太子也將出之雲

夢遇大夫工尹工尹遂趨避家人之門中太子下
車從之家人之門中曰子大夫何爲其若是吾聞
之敬其父者不兼其子兼其子者不祥莫大焉子
大夫何爲其若是工尹曰向吾望見子之面今而
後記子之心審如此汝將何之文侯曰善太子擊
前誦恭王之言誦三遍而請習之

子贛之承或在塗見道側中弊布擁蒙而衣衰其
名曰舟綽子贛問焉曰此至承幾何嘿然不對子
贛曰人問乎已而不應何也屏其擁蒙而言曰望
而黷人者仁乎覩而不識者智乎輕侮人者義乎

子貢下車曰賜不仁過問三言可復聞乎曰是足於子矣吾不告子於是子贛參偶則軾五偶則下孫叔敖爲楚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麤衣冠白冠後來弔孫叔敖教正衣冠而出見之謂老父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之垢人盡來賀子獨後來弔豈有說乎父曰有說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孫叔敖教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敢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

魏安釐王十一年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秦孰強對曰不如秦強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芒卯孰賢對曰不如孟嘗芒卯之賢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率強韓魏以攻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如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然申旗伏瑟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當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范中行氏又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不滿者三板智伯行水魏宣子御韓康子爲驂乘智伯曰吾始不知水可以亡人國也

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
宣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宣子之足肘足接於車
上而智氏分身死國亡為天下笑今秦雖強不過
智氏韓魏雖弱也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
肘足之時願王之必勿易也於是秦王恐

魏公子牟東行壘侯送之曰先生將去舟之山東
矣獨無一言以教舟乎魏公子牟曰微君言之牟
幾忘語君君知夫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乎勢不
與富期而富自至乎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乎貴
不與驕期而驕自至乎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乎

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乎穰侯曰善敬受明教

高上尊賢無以驕人聰明聖智無以窮人資給疾
速無以先人剛毅勇猛無以勝人不知則問不能
則學雖智必質然後辯之雖能必讓然後為之故
士雖聰明聖智自守以愚功被天下自守以讓勇
力距世自守以怯富有天下自守以廉此所謂高
而不危滿而不溢者也

齊桓公為大臣具酒期以日中管仲後至桓公舉
觴以飲之管仲半棄酒桓公曰期而後至飲而棄
酒於禮可乎管仲對曰臣聞酒入舌出舌出者言

失言失者身棄臣計棄身不如棄酒桓公笑曰仲父起就坐

楚恭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穀陽持酒而進之子反曰退酒也穀陽曰非酒也子反又曰退酒也穀陽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醉而寢恭王欲復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於是恭王駕往入幄聞酒臭曰今日之戰所恃者司馬司馬至醉如此是亡吾國而不恤吾衆也吾無以復戰矣於是乃誅子反以爲戮還師夫穀陽之進酒也非以妬子反忠愛之而適足

以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小利大利之殘也好戰之臣不可不察也

羞小耻以構大怨貪小利以亡大衆春秋有其戒晉先軫是也先軫欲要功獲名則以秦不假道之故請要秦師襄公曰不可夫秦伯與吾先君有結先君一日薨而與師擊之是孤之負吾先君敗鄰國之交而失孝子之行也先軫曰先君薨而不弔贈是無哀吾喪也與師徑吾地而不假道是弱吾孤也且柩畢尚薄屋無哀吾喪也與師卜曰大國師將至請擊之則聽先軫與兵要之敵擊之匹馬

隻輪無脫者大結怨構禍於秦接刃流血伏尸暴骸糜爛國家十有餘年卒喪其師衆禍及大夫憂累後世故好戰之臣不可不察也

魯哀公問孔子曰予聞忘之甚者徒而忘其妻有諸乎孔子對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忘其身哀公曰可得聞與對曰昔夏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不終禹之道毀壞辟法裂絕世祀荒淫于樂沉酗于酒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止湯誅桀左師觸龍者身死四支不同壇而居此忘其身者也哀公愀然變色曰善

孔子之周觀於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人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絲絲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怨主人民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之也雌持下莫能與之爭

者人皆趨彼我獨守此衆人惑惑我獨不從內藏
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人莫害我夫江河長
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
戒之哉孔子顧謂弟子日記之此言雖鄙而中事
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
豈以口遇禍哉

魯哀侯奔齊國而走齊齊侯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
之蚤魯哀侯曰臣始爲太子之時人多諫臣臣受
而不用也人多愛臣臣愛而不近也是則內無聞
而外無補也是猶秋蓬惡於根本而美於技葉秋

風一吹根且拔矣

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曰驅之
驅之前有異人音少遲見之丘吾子也擁鎌帶索
而哭孔子辟車而下問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
悲也丘吾子對曰吾有三失孔子曰願聞三失丘
吾子曰吾少好學問周遍天下還後吾親亡一失
也事君奢驕諫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三
失也樹欲靜乎風不定子欲養乎親不待往而不
來者年也不可得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則自刎
而死孔子曰弟子記之此足以爲戒也於是弟子

歸養親者十三人

孔子論詩至於正月之六章懼然曰不逢時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危身世不與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孽也是以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故賢者不遇時常恐不終焉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踏此之謂也

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大爵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爵者不得大爵從黃口者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慎

所從不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脩身正行不可以不慎嗜欲使行虧讒諛亂正心衆口使意回憂患生於所忽禍起於細微汙辱難澌洒敗事不可復追不深念遠慮後悔當幾何夫激于者代性之斧也嗜欲者逐禍之馬也謾諛者窮辱之舍也取虐於人者趨禍之路也故曰去微幸務忠信節嗜欲無取虐於人則稱為君子名聲常存怨生於不報禍生於多福安危存於自處不困在於蚤豫存亡在於得人慎終如始乃能長久能行此五者可以全身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謂

要道也

顏回將西游問於孔子曰何以爲身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爲身恭則免於衆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與人所恃必免於患矣可以臨國家何況於身乎故不比數而比踈不必遠乎不脩中而脩外不亦反乎不先慮事臨難乃謀不亦晚乎

凡司其身必慎五本一曰柔以仁二曰誠以信三曰富而貴毋敢以驕人四曰恭以敬五曰寬以靜思此五者則無凶命曰能治敬以助天時凶命不

至而禍不來敬人者非敬人也自敬也貴人者非貴人也自貴也昔者吾嘗見天雨金石與血吾嘗見四月十日並出有與天滑吾嘗見高山之崩深谷之窒大都王宮之破六國之滅吾嘗見高山之爲裂深淵之沙竭貴人之車裂吾嘗見稠林之無木平原爲谿谷君子爲御僕吾嘗見江河乾爲坑正冬采榆葉仲夏雨雪霜千乘之君萬乘之主死而不葬是故君子敬以成其名小人敬以除其刑奈何無戒而不慎五本哉

魯有恭士名曰机汜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

陰夏日行陽市次不敢不行參行必隨坐必危一
食之間三起不羞見衣裘褐之士則爲之禮魯君
問曰机子年甚長矣不可釋恭乎机汜對曰君子
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學恭以除其刑對君之坐豈
不安哉尚有差跌一食之上豈不美哉尚有哽噎
今若汜所謂幸者也固未能自必鴻鵠飛冲天豈
不美哉增繳尚得而加之虎豹爲猛人尚食其肉
席其皮譽人者少惡人者多行年七十常恐斧質
之加於汜者何釋恭爲
成回學於子路三年曰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何

也回對一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鷂下畏網
羅夫八爲善者少爲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
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回是以恭敬待大
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

劉向說苑卷第十

劉向說苑卷第十一

善說

孫卿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強以持之譬稱以誦之分別以明之歡欣憤滿以送之寶之珎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傳曰唯君子為能貴其所貴也詩云無易由言無曰苟矣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夫說之不行言之不從者其辯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



行者未中其心之謂善也然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於人之心如此而說不行者天下未嘗聞也此之謂善說子貢曰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詩云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夫辭者人之所以自通也主父偃曰人而無辭安所用之昔子產脩其辭而趙武致其敬王孫滿明其言而楚莊以慙蘇秦行其說而六國以安蒯通陳說而身得以全夫辭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國全性者也故辭不可不脩而說不可不善

趙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自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與王地則王奈何故不若與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強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吳人入荆召陳懷公懷公召國人曰欲與荆者左欲與吳者右逢滑當公而進曰吳未有福荆未有禍公曰國勝君出非禍而公對曰小國有是猶復

而况大國乎楚雖無德亦不斬艾其民吳日弊兵
暴骨如芥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荆也禍之適
吳何日之有陳侯從之

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
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
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強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乎
內政委焉外事斷焉驅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
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
唯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
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王

王曰父老苦矣謂左右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
閻丘先生不拜王曰父老以為少耶謂左右復賜
父老無佞役父老皆拜閻丘先生又不拜王曰拜
者去不拜者前曰寡人今日來觀父老幸而勞之
故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先生獨不拜寡人自
以為少故賜父老無佞役父老皆拜先生又獨不
拜寡人得無有過乎閻丘先生對曰惟聞大王來
遊所以為勞大王望得壽於大王望得富於大王
望得貴於大王王曰天殺生有時非寡人所得與
也無以壽先生倉廩雖實以備菑害無以富先生

大官無缺小官卑賤無以貴先生問丘先生對曰此非人臣所敢望也願大王選良富家子有脩行者以爲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少可以得富焉春秋冬夏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如是臣可少得以富焉願大王出令令少者敬長長者敬老如是臣可少得以貴焉今大王幸賜臣田不租然則倉廩將虛也賜臣無徭役然則官府無使焉此固非人臣之所敢望也齊王曰善願請先生爲相

孝武皇帝時汾陰得寶鼎而獻之於甘泉宮群臣賀上壽曰陛下虛周鼎侍中虞丘壽王獨曰非周

鼎上聞之召而問曰朕得周鼎群臣皆以爲周鼎而壽王獨以爲非何也壽王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對曰臣壽王安敢無說臣聞夫周德始產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大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洞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陛下之身逾盛天瑞並至徵祥畢見昔始皇帝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昭有德寶鼎自至此天之所以予漢乃漢鼎非周鼎也上曰善群臣皆稱萬歲是日賜虞丘壽王黃金十斤

晉獻公之時東郭民有祖朝者上書獻公曰草茅
臣東郭民祖朝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使出告
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祖朝對
曰大王獨不聞古之將曰桓司馬者朝朝其君舉
而晏御呼車驂亦呼車御肘其驂曰子何越云爲
乎何爲藉呼車驂謂其御曰當呼者呼乃吾事也
子當御正子之轡銜耳子今不正轡銜使馬卒然
驚妄轢道中行人必逢大敵下車免劔涉血履肝
者固吾事也子寧能辟子之轡下佐我乎其禍亦
及吾身與有深憂吾安得無呼車哉今大王曰食

肉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設使食肉者一
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之藿食者寧得無肝
膽塗地於中原之野與其禍亦及臣之身臣與有
其憂深臣安得無與國事之計乎獻公召而見之
三日與語無復憂者乃立以爲師也

客謂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譬則不
能言矣王曰諾明日見謂惠子曰願先王言事則
直言耳無譬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而不知彈者
曰彈之狀何若應曰彈之狀如彈則諭乎王曰未
諭也於是更應曰彈之狀如云而以竹爲弦則知

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說者固以其所知論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無譬則不可矣王曰善孟嘗君寄客於齊王三年而不見用故客反謂孟嘗君曰君之寄臣也三年而不見用不知臣之罪也君之過也孟嘗君曰寡人聞之縷因針而入不因針而急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親夫子之材必薄矣尚何怨乎寡人哉客曰不然臣聞周氏之譽韓氏之盧天下疾狗也見菟而指屬則無失菟矣望見而放狗也則累世不能得菟矣狗非不能屬之者罪也孟嘗君曰不然昔華舟杞梁戰而死

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為之崩城為之阨君子誠能刑於內則物應於外矣夫土壤且可為忠況有食穀之君乎客曰不然臣見鷦鷯巢於葦苕著之髮毛建之文工不能為也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苕折卵破子死者何也其所託者使然也且夫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燻也臣未嘗見穉狐見攻杜鼠見燻也何則所託者然也於是孟嘗君復屬之齊齊王使為相

陳子說梁王梁王說而疑之曰子何為去陳侯之國而教小國之孤於此乎陳子曰夫善亦有道而

遇亦有時昔傳說衣褐帶劍而築於稭傳之城武
丁夕夢旦得之時王也審威飯牛康衢擊車輻而
歌顧見桓公得之時霸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
爲秦人虜穆公得之時強也論若三子之行未得
爲孔子駿徒也今孔子經營天下南有陳蔡之阨
而北于景公三坐而五立未嘗離也孔子之時不
行而景公之時怠也以孔子之聖不能以時行說
之怠亦獨能如之何乎

林旣衣韋衣而朝齊景公齊景公曰此君子之服
也小人之服也林旣逡巡而作色曰夫服事何足
以端士行乎昔者荆爲長劍危冠令尹子西出焉
齊短衣而遂僕之冠管仲隰朋出焉越文身鬢髮
范蠡大夫種出焉西戎左衽而椎結由余亦出焉
即如君言衣狗裘者當犬吠衣羊裘者當羊鳴且
君衣狐裘而朝意者得無爲變乎景公曰子真爲
勇悍矣今未嘗見子之奇辯也一鄰之鬪也千乘
之勝也林旣曰不知君之所謂者何也夫登高臨
危而目不眴而足不陵者此工匠之勇悍也入深
淵刺蛟龍抱龜鼉而出者此漁夫之勇悍也入深
山刺虎豹抱熊羆而出者此獵夫之勇悍也不難

斷頭裂腹暴骨流血中野者此武夫之勇悍也今
臣居廣廷作色端辯以犯主君之怒前雖有乘軒
之賞未爲之動也後雖有斧質之威未爲之恐也
此旣之所以爲勇悍也

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不
嚼者浮以大白文侯飲而不盡嚼公乘不仁舉白
浮君君視而不應侍者曰不仁退君已醉矣公乘
不仁曰周書曰前車覆後車戒蓋言其危爲人臣
者不易爲君亦不易今君已設令令不行可乎君
曰善舉白而飲飲畢曰以公乘不仁爲上客

遂伯玉使至楚逢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接草而
待曰敢問上客將何之遂伯玉爲之軾車公子皙
曰吾聞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
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耶遂伯玉曰謹受命遂伯
玉見楚王使事畢坐談語從容言至於士楚王曰
何國最多士遂伯玉曰楚最多士楚王大說遂伯
玉曰楚最多士而楚不能用王造然曰是何言也
遂伯玉曰伍子胥生於楚逃之吳吳受而相之發
兵攻楚墮平王之墓伍子胥生於楚吳善用之釁
蚩黃生於楚走之晉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民不

妄得城郭不閉國無盜賊蚩黃生於楚而晉善用之今者臣之來逢公子皙濮水之上辭言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言者固可得而託身耶又不知公子皙將何治也於是楚王發使一駟副使二乘追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還重於楚蘧伯玉之力也故詩曰誰能亨魚漑之金韜執將西歸懷之好音此之謂也物之相得固微甚矣

叔向之弟下舌虎善樂達達有罪於晉晉誅羊舌虎叔向曰吾聞小人得位不爭

不義君子所憂不救不祥乃往見范桓子而說之曰聞善爲國者賞不過刑不濫賞過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君子與不幸而過寧過而賞淫人無過而刑君子故堯之刑也殛鯀於羽山而用禹周之刑也僂管蔡而相周公不濫刑也桓子乃命吏出叔向救人之患者行危苦而不避煩辱猶不能免今祁奚論先王之德而叔向得免焉學豈可已哉

張祿掌門見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爲之有道君亦知之乎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

則是脩也倉庾盈而不虛則是富也爲之奈何其
說可得聞乎張祿曰願君貴則舉賢富則振貧若
是則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矣孟嘗君以其
言爲然說其意辯其辭明日使人奉黃金百斤文
織百純進之張先生先生辭而不受後先生復見
孟嘗君孟嘗君曰前先生幸教文曰衣新而不舊
倉庾盈而不虛爲之有說汝亦知之乎文竊說教
故使人奉黃金百斤文織百純進之先生以補門
內之不贍也先生易爲辭而不受乎張祿曰君將
掘石之偶錢發君之庾一

并履穿而

不贍耳何暇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乎孟嘗
君曰然則安之奈何張祿曰夫秦者四塞國也遊
宦者不得入焉願君爲吾爲丈尺之書寄我與秦
王我往而遇乎固君之入也往而不遇乎雖人求
間謀固不遇臣矣孟嘗君曰敬聞命矣因爲之書
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謂秦王曰自祿之來入大王
之境田疇益辟吏民益治然而大王有一不得者
大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曰夫山東有相所謂孟嘗
君者其人賢人天下無急則已有急則能收天下
莫又雄俊之士與之 交連友者疑獨此耳然則

大王胡不為我友之。秦王曰敬受命奉千金以遺孟嘗君孟嘗君輟食察之而寤曰此張生之所謂衣新而不舊倉廩盈而不虛者也。

莊周貧者往貸粟於魏文侯曰待吾邑粟之來而獻之周曰乃今者周之來見道傍牛蹄中有鮒魚焉大息謂周曰我尚可活也周曰湏我為汝南見楚王決江淮以溉汝鮒魚曰今吾命在盆甕之中耳乃為我見楚王決江淮以溉我汝則求我枯魚之肆矣今周以貧故來貸粟而曰湏我邑粟來也而賜臣即來亦求臣備肆矣文侯於是乃發粟百

鍾送之莊周之室

晉平公問叔向曰歲饑民疫翟人攻我我將若何對曰歲饑來年而反矣疾疫將止矣翟人不足患也公曰患有大於此者乎對曰夫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左右顧寵於小官而君不知此誠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令國中曰欲有諫者為隱左右言及國吏罪

趙簡子攻陶有二人先登死於城上簡子欲得之陶君不與承益疽謂陶君曰簡子將掘君之墓以與君之百姓市曰踰已梯城者將舍之不者將掘

其墓朽者揚其灰未
以者辜其尸陶君懼請効二
人之尸以為和

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
足以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
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
宰嚭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
猶一累壤也以一累壤增大山不益其高且為不
知太宰嚭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大樽
而子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

趙簡子問子貢曰孔子為人何如子貢對曰賜不
能識也簡子不說曰夫子事孔子數十年終業而
去之寡人問子子曰不能識何也子貢曰賜譬渴
者之飲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猶江海也賜則奚足
以識之簡子曰善哉子貢之言也

齊景公謂子貢曰子誰師曰臣師仲尼公曰仲尼
賢乎對曰賢公曰其賢何若對曰不知也公曰子
知其賢而不知其奚若可乎對曰今謂天高無少
長愚智皆知高高幾何皆曰不知也是以知仲尼
之賢而不知其奚若

趙襄子謂仲尼曰先
委質以見人主七十君矣

而無所通不識世無君乎意先生之道固不通乎仲尼不對異日襄子見子路曰嘗問先生以道先生不對知而不對則隱也隱則安得爲仁若信不知安得爲聖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鍾而撞之以挺豈能發其聲乎哉君問先生無乃猶以挺撞乎衛將軍文子問子貢曰季文子三窮而三通何也子貢曰其窮事賢其通舉窮其富分貧其貴禮賤窮以事賢則不侮通而舉窮則忠於朋友富而分貧則宗族親之貴而禮賤則百姓戴之其得之固道也失之命也曰失而不得者何也曰其窮不事賢其通不舉窮其富不分貧其貴不禮賤其得之命也其失之固道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子路曰昔者管子說襄公襄公不說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無能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中無慙色是無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是無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說管子非不辯也襄公不知說也欲立子糾而不能非無能也不遇時也家殘齊而無憂色非不慈也知

命也桎梏居檻車而無慙色非無愧也自裁也事
所射之君非不貞也知權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
非無仁也召忽著人臣之材也不死則三軍之虜
也死之則名聞天下夫何爲不死哉管子者天子
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爲溝中之瘠不死
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爲死之哉由汝不知也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咎犯與趙衰孰賢對曰陽處
父欲臣文公因咎犯三年不達因趙衰三日而達
智不知其士衆不智也知而不言不忠也欲言之
而不敢無勇也言之而不聽不賢也

趙簡子問於成搏曰吾聞夫羊殖者賢大夫也是
行奚然對曰臣搏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與友
親子而不知何也搏曰其爲人也數變其十五年
也庶以不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十也
爲晉中軍尉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爲邊城將遠
者復親今臣不見五年矣恐其變是以不敢知簡
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上矣

劉向說苑卷第十一

劉向說苑卷第十二

奉使

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遂事不得擅
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
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又曰以
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義者各止
其科不轉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生常經也專
之可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帥用
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公

子子結擅生事春秋不非以爲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譏之以爲僖公無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傳曰詩無通故易無通吉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

趙王遣使者之楚方鼓瑟而遣之誠之曰必如吾言使者曰王之鼓瑟未嘗悲若此也王曰宮商固方調矣使者曰調則何不書其柱耶王曰天有燥濕絃有緩急宮商移徙不可知是以不書使者曰明君之使人也任之以事不制以辭遭吉則賀之

凶則吊之今楚趙相去千有餘里吉凶憂患不可知猶柱之不可書也詩云莘莘征夫每懷靡及楚莊王舉兵伐宋宋告急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往命宋毋降道過鄭鄭新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之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解揚乃許於是楚乘揚以樓車令呼宋使降遂倍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烹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人吾君命以出雖死無二王曰

汝之許我已而倍之其心安在解揚曰死以許王欲以成吾君命臣不恨也顧謂楚君曰爲人臣無忘盡忠而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莊王卒赦解揚而歸之晉爵之爲上卿故後世言霍虎

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請以救於吳公曰奚先君寶之用子貢曰使吳責吾以負而與我師是不可恃也於是以楊幹麻筋之弓六往子貢謂吳王曰齊爲無道欲使周公之後不血食且魯賦五百邾賦三百不識以此益齊吳之利與非與吳王懼乃興師救魯諸侯曰齊伐周公之後而吳救之遂朝於吳

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舍人趙倉唐進稱曰爲人子三年不聞父問不可謂孝爲人父三年不問子不可謂慈君何不遣人使大國乎太子曰飲之以矣未得可使者倉唐曰臣願奉使候何嗜好太子曰侯者晨鳧好北犬於是乃遣倉唐縹北犬奉晨鳧獻以文侯倉唐至上謁曰孽子擊之使者不敢當大夫之朝請以燕間奉晨鳧敬獻庖厨縹北犬敬上消人文侯悅曰擊愛我知吾所嗜知吾所好召倉唐而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以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

名之非禮也文侯怵然爲之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於庭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禮擬人必於其倫諸侯無偶無所擬之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其造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倉唐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自讀晨風曰鴝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復讀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

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於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勅倉唐以鷄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爲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勅子以雞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乃置酒而稱曰夫遠賢而近所愛非杜稷之長策也乃出少子擊封中山而復太子擊故曰欲知其

子視其友欲知其君視其所使趙倉唐一使而文
侯爲慈父而擊爲孝子太子乃稱詩曰鳳凰于飛
嘒嘒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
于天子舍人之謂也

楚莊王欲伐晉使豚尹觀焉反曰不可伐也其憂
在上其樂在下且賢臣在焉曰沈駒明年又使豚
尹觀反曰可矣初之賢人死矣諂諛多在君之廬
者其君好樂而無禮其下危處以怨上上下下離心
與師伐之其民必先反莊王從之果如其言矣
王贅其群臣而議其過任座進諫曰主君國廣

以大民堅而衆國中無賢人辯士奈何王曰寡人
國小以狹民弱臣少寡人獨治之安所用賢人辯
士乎任座曰不然昔者齊無故起兵攻魯魯君患
之召其相曰爲之奈何相對曰夫柳下惠少好學
長而嘉智主君試召使於齊魯君曰吾子乘主也
身自使於齊齊不聽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
也使之又何益乎相對曰臣聞之乞火不得不望
其炮矣今使柳下惠於齊縱不解於齊兵終不愈
益攻於魯矣魯君乃曰然乎相即使人召柳下惠
來入門祛衣不趨魯君避席而立曰寡人所謂飢

而求黍稷渴而穿井者未嘗能以歡喜見子今國
事急百姓恐懼願藉子大夫使齊柳下惠曰諾乃
東見齊侯齊侯曰魯君將懼乎柳下惠曰臣君不
懼齊侯忿然怒曰吾望而魯城芒若類失亡國百
姓發屋伐木以救城郭吾視若魯君類吾國子曰
不懼何也柳下惠曰臣之君所以不懼者以其先
人出周封於魯君之先君亦出周封於齊相與出
周南門割羊而約曰自後子孫敢有相攻者令其
罪若此刻羊矣臣之君固以割羊不懼矣不然百
姓非不急也齊侯乃解兵三百里夫柳下惠特布

不韋帶之士至解齊釋魯之難奈何無賢士聖人
乎

陸賈從高祖定天下名爲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
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
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爲南越王陸生至尉佗推結
箕踞見陸生陸生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
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棄反天性捐冠帶欲以區
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
大其政諸侯豪傑並起惟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
籍倍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

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
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
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
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道臣授君王印剖
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
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家墓夷
種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越則殺王已降
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佗乃蹶然起坐謝陸生曰
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
曹公孰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問我孰與皇帝賢

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強楚爲天下興利
除害三王之王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
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輿萬物殷富
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嘗有也今王衆不過數
十萬皆蠻夷踦躡山海之間譬若漢一郡何可乃
此於漢王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
居中國何遽不若漢乃大悅陸生與留飲數月曰
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
橐中裝直千金佗送亦千金陸生拜尉佗爲南越
王令稱臣奉漢約歸起高祖大悅拜爲太中大夫

晉楚之君相與爲好會於宛丘之上宋使人往之
晉楚大夫曰趣以見天子禮見於吾君我爲見子
焉使者曰冠雖弊宜加其上履雖新宜居其下周
室雖微諸侯未之能易也師升宋城臣猶不更臣
之服也揖而去之諸大夫瞿然遂以諸侯之禮見之
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顧
謂左右曰惡有以一枝梅以遺列國之君者乎請
爲二三子慙之出謂諸發曰大王有命客冠則以
禮見不冠則否諸發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
冀充之州乃處海垂之際屏外藩以爲居而蛟龍

又與我爭焉是以剪髮文身爛然成章以像龍子
者將避水神也今大國其命冠則見以禮不冠則
否假令大國之使時過弊邑弊邑之君亦有命矣
曰客必剪髮文身然後見之於大國何如意而安
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安願無變國俗梁王聞之
披衣出以見諸發令逐韓子詩云維君子使媚于
天子若此之謂也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之辯
於辭習於禮者也命僮者客見則稱天子明日晏
子有事行人曰天子以明見晏子慨然者三曰臣受

命弊邑之君將使於天王之所不佞而迷惑入于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以諸侯之禮

景公使晏子使於楚楚王進橘置削晏子不剖而并食之楚王曰橘當去剖晏子對曰臣聞之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今萬乘無教臣不敢剖然臣非不知也

晏子將使荆荆王聞之謂左右曰晏子賢人也今方來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爲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於是荆王與晏子立語有縛一人

過王而行王曰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王曰齊人固盜乎晏子反顧之曰江南有橘齊王使人取之而樹之於江北生不爲橘乃爲枳所以然者何其土地使之然也今齊人居齊不盜來之荆而盜得無土地使之然乎荆王曰吾欲傷子而反自中也

晏子使楚晏子短楚人爲小門於大門之側而迤晏子晏子不入曰使至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僨者更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三百閭張袂成帷揮

汗成雨比肩繼踵而亡何爲無人王曰然則何爲
使子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賢主
不肖者使不肖主嬰最不肖故宜使楚耳

秦楚轂兵秦王使人使楚楚王使人戲之曰子來
亦卜之乎對曰然卜之謂何對曰吉楚人曰噫甚
矣子之國無良龜也王方殺子以釁鐘其吉如何
使者曰秦楚轂兵吾王使我先窺我死而不還則
吾王知警戒整齊兵以備楚是吾所謂吉也且使
死者而無知也又何釁於鐘死者而有知也吾豈
錯秦相楚哉我將使楚之鐘鼓無聲鐘鼓無聲則

將無以整齊其士卒而理君軍夫殺人之使絕人
之謀非古之通議也子大夫試孰計之使者以報
楚王楚王赦之此之謂造命

楚使使聘於齊齊王饗之梧宮使者曰大哉梧乎
王曰江海之魚吞舟大國之樹必巨使何怪焉使
者曰昔燕攻齊遵維路渡濟橋焚雍門擊齊左而
虛其右王歎絕頸而死於柱山公孫差格死於龍
門飲馬乎淄澠定獲乎琅邪王與太后奔于莒逃
於城陽之山當此之時則梧之大何如乎王曰陳
先生對之陳子曰臣不如刀教王曰刀先生應之

刀教曰使者問梧之年耶昔者荆平王爲無道加諸申氏殺子胥父與其兄子胥被髮乞食於吳闔廬以爲將相三年將吳兵復讎乎楚戰勝乎柏舉級頭百萬囊瓦奔鄭王保於隨引師入郢軍雲行乎郢之都子胥親射宮門掘平王家答其墳數以其罪曰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士卒人加百焉然後止當若此時梧可以爲其柎矣

蔡使師強王堅使於楚楚王聞之曰人名多章章者獨爲師彊王堅乎趣見之無以次視其人狀疑其名而醜其聲又惡其形楚王大怒曰今蔡無人

乎國可伐也有人
不遣乎國可伐也
端以此人誠寡人乎國可伐也
故殺二使見三謀伐者蔡也
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黯往視之期以一月六日而後反簡子曰何其久也黯曰謀利而得害由不察也
今蘧伯玉爲相史鰌佐焉孔子爲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群元吉渙者賢也群者象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賢矣簡子按兵而不動耳

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鵠於齊侯毋擇行道失之徒獻空籠見齊侯曰寡君使臣毋擇獻鵠道飢渴

臣出而飲食之而鵠飛冲天遂不復反念思非無
錢以買鵠也惡有爲其君使輕易其幣者乎念思
非不能拔劍刎頭腐肉暴骨於中野也爲吾君貴
鵠而賤士也念思非不敢走陳蔡之間也惡絕兩
君之使故不敢愛身逃死來獻空籠唯主君斧質
之誅齊侯大悅曰寡人今者得茲言三賢於鵠遠
矣寡人有都郊地百里願獻子大夫以爲湯沐邑
毋擇對曰惡有爲其君使而輕易其幣而利諸侯
之地乎遂出不反

劉向說苑卷第十二

